



江南名探 端木宏峪 江南名探

张斌著

江南名探 端木宏峪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江 南 名 探

张 汴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 字数 260,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ISBN 7-80049-637-6/I·118 定价：5.30元

## 内 容 提 要

《江南名探》是上海作家张斌继长篇小说《醒梦》、中篇小说集《案中案》之后出版的又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江南名探——端木宏峪，是新中国培养、有着四十年侦探生涯，享誉江南乃至全国的一代名探。

上海解放初期，端木宏峪和他的战友们与盗匪展开了殊死搏斗；50年代，轰动上海滩的“咸肉”案一举破获，使端木宏峪初露锋芒；60年代初，某区发生一桩凶杀案，凶手难断，端木宏峪洞察秋毫，真凶落入法网，端木宏峪因此而名声大振；70年代，端木宏峪大义凛然，公正断冤案；80年代，端木宏峪在指挥侦破锦江涉外凶杀案和于双戈持枪抢劫杀人案以及智擒铁道线上的“东北虎”等震惊中外的大案中，表现出了他的大智大勇和超人才华。

本书选择了江南名探亲身经历的二十余起特大盗窃、抢劫、凶杀案的案例进行实写，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案例本身紧张曲折，引人入胜，读来扣人心弦，好多案例未曾公开透露，鲜为人知。

本书文笔流畅，可读性强，是一本难得的纪实文学力作。

## 塑造全新的当代中国刑警形象

(代序)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易庆瑞

在描写当代中国刑侦战线人们熟悉的“老侦探”端木宏峪的长篇传记小说《江南名探》即将付梓之际，青年作家张斌诚邀我为他苦心经营的第三部集子作序，我欣然允诺。因为，这是我们上海公安战线的作家写我们上海公安战线的人物和生活，我怎能袖手旁观呢？

目前，公安文学创作的势头方兴未艾。各类侦探小说卷帙浩繁，自不必说，连银幕和荧屏也不乏“警探”形象。反映警察生涯的作品数量增多，原也无可厚非。但当我读了一些反映“警探”生活的文学作品后，总感到大多掩卷茫然，如过眼云烟。究其原委，往往是因为情节单调、平淡，虚构成分甚多，缺乏真实感。然而，当我翻阅了张斌这部传记小说后，顿觉耳目一新——那些惊心动魄的情节，其中，有一些是我熟知的侦察破案的真实记录，深深扣动了我的心弦，

了勾起了我的回想，令我非卒读不忍释卷。全书二十二章，几乎章章情节跌宕、紧张、惊险，全方位地展现名探擒魔降妖的战斗生涯。

恩格斯有句名言：“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众多精采的情节正无声地向我们袒露出一个共和国忠贞卫士的赤子之心。

情节，可以说是公安文学的魅力所在。当然，这部传记小说的情节得天独厚地来自名探本人漫长、曲折、紧张战斗的警探生活。象《申城擒盗匪》一章中，化装打入匪穴，只身冲入匪群，都是名探的生活实录。这深厚的生活积蓄，使作品内容既充实，又真实，从而完全避免了一般低劣的“警匪文学”、“警匪影视”作品胡编乱造的倾向。

感谢端木宏峪同志在离休之后费神回顾了一件件亲手经办或指导经办的案例，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智慧和胆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精彩纷呈的情节岂止是吸引读者的悬念，更是当代中国刑警生活的历史记录。这是我读了《江南名探》后的第一个感受。

历来文学作品中的警探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具有超乎常人的“神性”，一类具有现实可感的“人性”。中国公案小说发轫时期的一系列警探形象的神性往往超过了人性。他们着力过人，扭转乾坤；或者智能超群，不可思议；有的甚至神出鬼没，刀枪不入。

一言以蔽之：他们似乎具有“特异功能”。这类作品虽也能吸引一部分读者，但留给众多读者的印象却是警探人物“神气”十足，高不可攀，令人疑信参半，如坠五里雾中。这样的作品必然缺乏生命力，达不到对读者潜移默化的教育功效。

张斌笔下的名探端木宏峪是一个全新的中国警探形象。他“不是埃德加·爱伦·坡作品中的侦探杜宾，也不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更不是程小青塑造的业余侦探霍桑”（见本书作者手记）。他是身披橄榄绿，脚踏坚实的神州大地，不脱离中国的经济基础，特别是须臾不离勤劳、敦厚、智慧、勇敢的广大劳动群众的中国刑警队伍中的一员。他既是勤学苦练、实践出真知灼见的典范，又是群策群力、善于总结、集中群众智慧的代表。他经历过破案中的棘手困厄，也体会过破案后的遂心喜悦。他命途坎坷、饱经风霜、忠于职守、爱憎分明。对巧取豪夺、封豕长蛇的人疾恶如仇；对含冤蒙垢、奔走呼号的人情深似海。他既果断自信，对不按他计划办案的部下会有微言（见《纸币的诱惑》）；也不孤行己见，对上级和同事的案情分析虚心倾听（见《扑克牌迷案》）……

这样的警探形象没有人为的、虚幻的光环，是一个举目可见、伸手可触的实在。他，是一个纯朴无华、真实可信的普通人。张斌在写作时曾多次向人强调：端木宏峪是一个“名探”，而不是“神探”。因此，这样

的警探人物就能使人肃然起敬、心向往之，就能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使之成为学习的楷模。小说因此而处处闪耀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光芒。这是我的第二个感受。

在写作上，张斌并没有把名探的功绩简单罗列，这样无异于堆砌材料，记流水帐。他把名探40年来经办的纷繁复杂的案例认真筛选、归类后，选择了典型案例，然后按人物成长的时间顺序，一章章写下来，条理井然。为增加感染力，他对材料进行了艺术加工，突出表现在交代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上。不少章节的场景渲染，恰如其分地为展开情节作好有力的铺垫和衬托。如《叩响地狱门》一章，开端着力描绘松江古城的自然风光，名胜景观，让读者在美好的景物中心旷神怡，游思荡漾。随后，突然急转直下：泗泾镇发生银行抢劫案！使平和同骚乱交织，造成强烈对比效果，推动读者的情感波澜更大幅度地颤动。这类较为成功的景物描写，在张斌长篇小说《醒梦》中已读到过，可以说是他写作上的一个特色。

有些情节，在现实的基础上，作者发挥了创造性思维，作了适当和必要的联想，不但不使人感到过分，还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如智审朱文博（见《幻梦的破灭》一章），侦察员与罪犯玩起猜字游戏，这似乎同审讯的严肃气氛不协调，但却反映了侦察员与罪犯的“斗智”过程，暴露了罪犯的心虚，也不违反这类案件的

审理原则。这类细节的插入在作品中多处可见，它巧妙地避免了对案例平铺直叙的复述，足见作者在谋篇布局上下了功夫。这是我的第三个感受。

张斌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青年作家，在创作这部27万字的长篇时，倾入了全副心血，常常是夤夜苦战，孜孜不倦地笔耕。他在勤学中不断积累了经验，驾驭文字、表情达意的功夫正日臻成熟。但是，囿于真人真事，这部传记小说写来有些拘谨，尽管他努力从文学形象高度，对端木宏峪作了生动贴切的描绘，对案例的叙述也作了文学加工，但毕竟时间跨度大，当事人回忆难以真切，作品中有个别章节刻划就显得粗陋，也难免有不够准确之处。张斌在长篇小说《醒梦》后记中提到，他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把拙作摆到读者面前的，并诚惶诚恐地等待读者公正的评判。他还希望，“在第三本集子奉献给读者的时候，它能弥补《醒梦》的不足，在创作道路上开始新的一站”。

现在，这第三本集子——纪实文学作品《江南名探》已摆到了我们面前。我欣喜地看到，张斌在纪实文学领域的尝试初获成功。须知，以洋洋27万言撰写一个公安老战士、老刑警四十年的侦探经历，这在全国恐属少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传记作品即使难以称其为张斌创作道路上的“新的一站”，也至少可以说：这是他在向文学高峰的攀登途中，登上了新的一

级台阶。

借此机会，我希望专业的、业余的作家、作者们：为建设精神文明，为捍卫社会主义法制，立足现实土壤，满怀创作激情，挥动生花妙笔，把公安战线广大干警创造的光辉业绩写出来。奉献给我们的人民，让人民群众理解公安、支持公安；让公安战士受到鼓舞，永往直前！

1990年10月20日写毕

他不是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作品中的侦探杜宾，也不是柯南道尔 (Arthur Conan Doyle) 笔下的福尔摩斯，更不是程小青塑造的业余侦探霍桑。他是新中国培养的、具有四十年绵长侦探生涯、享誉江南乃至全国的一代名探——端木宏峪。

人生无坦途。职业的艰难辛苦，磨砺了端木宏峪，使他在探案生涯中韬深如峪，宏图大展。端木宏峪和他的刑警们，为了共和国的安宁，破获了众多重大案件，给我们留下了充满惊险，富于传奇色彩的辉煌业绩。

——作者手记

# 目 录

塑造全新的当代中国刑警形象(代序) ······	1
楔子 ······	1
第一章 少年砥砺志 ······	5
第二章 告别故乡土 ······	16
第三章 申城擒盗匪 ······	25
第四章 扑克牌迷案 ······	44
第五章 储蓄所盗影 ······	65
第六章 案中遭磨难 ······	84
第七章 澡堂凶杀案 ······	99
第八章 半枚灰指纹 ······	115
第九章 人生无坦途 ······	130
第十章 公正断冤案 ······	142

<b>第十一章</b>	愚昧者暴行	158
<b>第十二章</b>	防空洞迷津	174
<b>第十三章</b>	生命的赌博	186
<b>第十四章</b>	叩响地狱门	206
<b>第十五章</b>	悲怆的哀诉	225
<b>第十六章</b>	赌徒的下场	235
<b>第十七章</b>	都市命案录	247
<b>第十八章</b>	纸币的诱惑	259
<b>第十九章</b>	罪恶的枪声	279
<b>第二十章</b>	幻梦的破灭	307
<b>第二十一章</b>	钻石案始末	323
<b>第二十二章</b>	智擒“东北虎”	337
<b>后记</b>		363

## 楔 子

夜，江南恬静又温馨的冬夜。

我伫立窗台前，玻璃窗上毛茸茸亮晶晶的冰晶遮住了窗外异彩纷呈的世界。“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这六角碎玉，潇潇洒洒，宛如天鹅弹落的华羽；依依袅袅，犹如仙女剪碎的祥云……我朝玻璃上哈了口气，顿时，那冰晶融化成一个雕楼玉砌般的水晶洞。

透过水晶洞，窗外，洁白晶莹的雪花，悄然无声地翩然而下，一点儿也不惊扰都市里人们的梦境。可是，此刻的我却心潮难平，正默默地注视着窗外纷飞的琼花，久久地沉思着。

我正在夜以继日地赶写一部反映警察生活的报告文学集《中国当代警察》。我不止一次地谛听着录音机里警察们向我倾诉的肺腑之言。每次谛听，我总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就象闸门挡不住洪水那样，仿佛觉得非要为他（她）们呐喊一阵才会感到舒心，仿佛觉得只有把他（她）们的痛苦与欢乐，困惑与彷徨，抑郁与愤怒，希冀与幻想统统写出来才会感到慰藉。

是的，中国警察是伟大而神圣的。

每当夜幕降临，千家万户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我便想到那些为了城乡的安宁，人民的幸福，日夜巡逻在大街小巷的中国警察；每当我站在海岸线上，背靠祖国的山峦，面向浩瀚

的大海，我便想到那些与海上走私犯搏击的中国警察；每当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一起重大案件，我便想到那些为了制止阴光下的罪恶，而冒着生命危险，寻踪追击的中国警察……

哪里有案情，哪里就有中国警察；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中国警察；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中国警察。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到处都留下了中国警察的足迹，到处都闪动着中国警察的英姿。

我的思绪常常被中国警察的高尚情操感染着、激励着，以致常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突然，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文思。这么晚了，谁还有雅兴给我打电话？

“喂，哪里？”

“我是老朱。”

一听是老朱的声音，我的情绪马上低落下来。这老兄，知道我是“夜神仙”，单位里每次轮到他值班，总是深更半夜搞“袭击”。

“老朱，有何公干？”

“有个大侦探想请你去采访。”

“大侦探？”

“是啊，刑事侦察处处长老端木。”

“真的？”

“真的！我都给你安排好了，明天见。”

老朱“啪”地挂了电话，就象在一片平静如镜的湖面上投下块石头，一下子激起千层涟漪。我知道老朱有时候喜欢开玩笑，对今晚电话里这件事，我有点儿似信非信。我在公安局干了近 20 年，久闻大侦探端木宏峪的名字，却从来无缘交往。

许多报刊记者慕名前去采访都遭拒绝，因为端木宏峪身在其位，不愿“曝光”。难道这种美差会轮到我？我向来不敢冒昧地去采访一个有名望的人物啊！

第二天在局里见到老朱，他悄悄地告诉我，他跟端木宏峪情深谊笃，端木宏峪快要离休了。在他的说服下，端木宏峪答应让人撰写自己的探案生涯。老朱自然想到了我。

我欣然应诺了老朱，断然决定，暂停《中国当代警察》的写作，转换“阵地”，去采访大侦探端木宏峪。

然而，要写好这位知名度很高的江南名探，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深感自己“水积不厚无以负大舟”。于是，刚从无以名状的激动里脱出，居然又陷入了从来未有过的创作困惑之中……

冰化了，雪消了，春天的脚步走近了。

在一个春日明媚、春风骀荡的上午，我终于有缘识荆，在普陀公安分局见到了端木宏峪。他身材魁梧、熊腰虎背，犹如铁铸钢浇一般，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警官的刚毅秉性；严峻的脸庞上剑眉高扬，目光深邃且犀利，透射出无穷的聪明和睿智。知道来意后，他忙里偷闲，热情地接待了我。

端木宏峪告诉我，他已经退居二线了，但不久前市局领导指名道姓要他去负责侦破一个肆虐列车旅客的犯罪团伙大案。这个案子涉及全国范围，案发现场都在火车上。由于这些罪犯都是东北人，又都是流窜惯犯，行踪鬼祟，所以侦破难度较大。但端木宏峪充满自信地告诉我，专案组的同志们决心更大，干劲更足，正在依靠兄弟省、市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千方百计追缉流窜罪犯。看得出，眼前的端木宏峪虽已微霜染鬓，但锐气仍不减当年。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如今端木宏峪毕竟是六十四岁的人了。年轮的回旋，已在他的额头刻下了道道皱纹。在他眼角缀起的鱼尾纹里，好象集中着他内心所有的智慧。常年的劳累，使他面色略显憔悴，但神情却专注而刚毅。他的眼睛不算大，但深不可测，富有目的辉耀，夜的神秘。他的目光常常带有双重底蕴：温存和亲切的目光中同时透射出痛苦、愤懑和寻根究底的神采。

这就是端木宏峪第一次与我交谈，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然而，我要让思维跨越时空，去追寻那过去的端木宏峪，让他过去的一切重新闪现在我们面前。

于是，端木宏峪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让我跟随他到惊心动魄的人生旅途中去遨游……

·毛·

# 第一章

## 少年砥砺志

“少年时期的理想主义才是任何东西所无法更替的人类财富。”

法国哲学家史怀哲

1

1935年。苏州城内。

一条修长的石路，路边古树交柯，浓荫匝地。路名：平江路。

平江路象一条绵长又充满古风的画卷，向古城尽头铺展而去。

离平江路不远的北面，是苏州城内古名园——拙政园。拙政园始建于明代正德八年（1513年）前后。系取晋代潘岳“灌园鬻蔬，是亦拙者之为政也”句意命名，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时为大宏寺。1860—1863年曾为太平天国忠王府的一部份。拙政园占地六十多亩，分中、东、西三部份，解放后方始合璧。园内林木葱翠，绿水妖媚，山径水廊起伏曲折，富贵